

一个搞配音的怎么也走了舞台,这件事说来可能有点意思,也实出无奈。总体上说也就是我几十年艺术生涯中的小小插曲罢了。

我当然一有机会就强调,所有搞幕后工作的,如:配音演员、电台主持,甚至也包括作家本人,都要让他们保持一份神秘感,这正是他们拥有的独特魅力啊!可叹市场经济大潮一来,居然把我也冲上了舞台,虽然并非演话剧,而是参与朗诵类活动。

那回应当是九十年代末,北京音乐厅突发奇想,以一己之力策划发起了一场名为“唐宋名篇音乐朗诵会”的晚会,是以交响乐伴奏份量,这件事本与我毫无关系。北京方面执意邀我参加。我当然以不适宜上台为由婉拒,但让我头疼的是,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动员我,我则再四再五地予以拒绝。我坦言,我习惯于不见观众地在录音棚里演戏,现在走上舞台和台下观众直接交流,万一脑子空白,便会出大

要让他们保持一份神秘感,这正是他们拥有的独特魅力啊!可叹市场经济大潮一来,居然把我也冲上了舞台,虽然并非演话剧,而是参与朗诵类活动。

那回应当是九十年代末,北京音乐厅突发奇想,以一己之力策划发起了一场名为“唐宋名篇音乐朗诵会”的晚会,是以交响乐伴奏份量,这件事本与我毫无关系。北京方面执意邀我参加。我当然以不适宜上台为由婉拒,但让我头疼的是,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动员我,我则再四再五地予以拒绝。我坦言,我习惯于不见观众地在录音棚里演戏,现在走上舞台和台下观众直接交流,万一脑子空白,便会出大

要让他们保持一份神秘感,这正是他们拥有的独特魅力啊!可叹市场经济大潮一来,居然把我也冲上了舞台,虽然并非演话剧,而是参与朗诵类活动。

### 崇明堡镇的「堡」

周幼松

上海崇明区有个堡镇,这个“堡”字普通话该如何读?有个同事因工作曾长驻崇明,初上岛时摸不着方向,问老农:堡(bǎo)镇怎么走?老农回答:勿晓得,嗯得额(没有的)。职工再三解释:就是上面是个“堡”,下面是个“土”的堡镇。老农再答:哦,堡(pù)镇啊。时过境迁,回来与我们说起此事仍愤愤然,“明明读‘堡镇’,偏要叫‘布镇’,欺负人么。”我闻之哈哈大笑,这位仁兄,自己不知就里还责怪别人,可笑。

无独有偶,上海电视新闻有档节目,说的是崇明堡镇青年联手市区大学生在每月的第三个星期天,开展以“保卫母亲河,建设生态岛”为主题的“净滩”行动。这是件好事。问题是,播音员读的是“堡(音:保)镇”,而青年志愿者在面对采访镜头时,说的是“堡(布)镇”。

同样一个堡镇,岛内岛外读音的差距“咋就那么大呢”?究竟那个是正读?

《新华字典》对于“堡”有三种读音。1,bǎo,解释:碉堡、小城;2,bù,解释:堡子,有城墙的村镇;3,pù,解释:地名用词,如十里堡。很多人要么按碉堡理解读第一种,要么按地名用词理解读第三种,其实,第二种“bù”才是正读。这得从“堡镇”这个镇名的历史来历说起。

崇明四面环水,无险可守,故历史上多年遭受倭寇袭扰。《明太祖实录》卷四十一洪武二年(1369年)四月所记:“倭寇出没海岛中,数侵掠苏州、崇明,杀伤居民,夺财货,沿海之地皆患之。”这也是“倭寇”一词在中国文献记载中首次出现。到明末,“倭患”平息,但海寇流匪依然猖獗,当地民众决意在靠江的乡村围墙自保。据康熙《崇明县志》,明万历四十五年(1617年),崇明知县袁仲锡呈请朝廷,经同意在沈安筑堡城一座,后在全县境内又相继增筑九座,规模仅次于方圆四里八分的崇明长沙县城。因居民日增、商贸频繁,堡城周围逐渐形成集镇,因而得名“堡城镇”,后简称作“堡镇”。

悠悠岁月,众多堡城已经淹没在历史的长河里,只遗留下一个堡镇,依稀残存着一段惨烈而悲壮的记忆。堡镇之“堡”,也理当正音:读作 bù,解作“堡子,有城墙的村镇”。

夜深人静,好风如水,窗外暗蓝天空上有朵朵儿飘过,我没有睡,只因为等待,想念一个还没有回家的人。

不期看到一句话——“陌上花开,可缓缓归矣。”内心感到一种温暖与柔软,一种温厚端庄的情愫。

吴越国君王钱缪的王妃每年寒食都要回临安老家省亲。一年春天王妃省亲未归,而春色将老,陌上百花绽放。钱缪写信说:“陌上花开,可缓缓归矣。”王妃接书后不觉恻然心动,道:“王爷迳,既有信来,命我归去,安可有无违?”遂传喻即日登程,速返杭州。

那个千年前的君主,那个男子,是以怎样的心情写下这句话呀。这个乱世英雄,曾命三千铁弩射退八月钱塘江潮,却只用两句最浅显的话语概括出心底的无限深情,正是:“何意百炼钢,化为绕指柔。”

明明思念那个远方的人,却只说路边的花儿开了,你可以慢慢地归来了吧。那种耐心等待一个人的温情,对这个人的眷恋,溢于话外。

我想起了儿时,经常住在外婆家,那

时木匠外公虽然驼背,但还算健朗,经常去外村给人做木工活,很晚才回家。夏日,天气闷热,外婆总会在户外点燃一把新鲜黄荆枝叶给我们驱蚊子,在袅袅香雾里,把破旧蒲扇摇摇作响,一边给我们讲故事,一边等待外公。她讲牛郎织女,讲七仙女和董永,讲山里的野猪和麂子,直到夜深了,露水降下,我们都躺在清凉竹床上睡熟了,她还是坐着,默默等待着外公归来。

冬天,寒风凛冽,我们都挤在被子里安睡了,外婆还是守在一盆明亮的炭火边,一边缝补衣服,一边等待外公,火上烧着一锅水,等他回家,给他递上一条温暖的毛巾。她瘦弱佝偻的身子,被灯火映到墙上,像一幅远古的画儿。

外公,经常是深夜才回家;外婆,每次都会等待,只要一听到屋外熟悉的脚步声和咳嗽声,她就从椅子上站起来微笑了,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。

在等待中,寻常百姓的日子,伴着晨风晓露,伴着花开花落,伴着儿孙的追打嬉闹,是如此的安宁踏实。

在等待中,外婆灰白的头发变得雪白,脸上皱纹纵横密布,腿脚不那么灵便了;在外婆的等待中,外公的驼背变得更驼了,后来,再也不能外出做木工活,但是,脸上的笑容,却从来没有少。

如今,两位老人早已不在了,他们的孙子孙女和外甥们也长大了,像鸟儿飞向四方,那两个躺在故乡温厚泥土里的人,又多了要等待的人,以后还会更多。

外婆是一个幸福的人,因为她心中有温情,有要等待的人;外公是一个幸福的人,因为他心中有港湾,有等待他的人。我们是幸福的人,因为有等待我们的亲人,等待我们的家。

这世上,有许许多多的人,饱含温情,相互等待。就像春天等待呢喃的燕子,就像夏天等待亭亭的荷叶,就像秋天等待清朗的明月,就像冬天等待皎洁的飞雪。世间万物,都在相互等待。其中,一定有我要等待的人,同时又是等待我的人。

4月27日早上的大宁公园白鹳角,老苗正在湖边打太极拳,一个白鹤亮翅返身动作朝湖面,只见远处那只母野鸭又朝他游来。然而老苗发现今天它游水泛起的涟漪有些异常,睁大眼睛仔细察看,老苗激动得大叫起来:“小野鸭孵化出来了!”周边晨练的大妈大爷们一下子围了过来,大家一起数着13只比拳头还要小的野鸭,老苗高兴得热泪盈眶。近来母野鸭每天早上会游到老苗面前,乞讨原本投喂给野生白鹳的小鱼。吃饱后,它就径直奔向湖心岛。老苗察觉到这只母野鸭在孵化,没有想到它竟然会在第一时间带上小野鸭游过来,向他报喜向他致谢。

自然环境孵化出的小野鸭给大宁公园带来了生态活力,也给游人带来乐趣。个别不文明的游人,会追逐小野鸭或开着游船驶向小野鸭,母野鸭会智慧地避开是非之地。而那些拿着长枪短炮的摄影人,母鸭似乎懂得他们不会伤害小野鸭,会大胆地带领小野鸭在镜头面前游来游去。我的这张感人照片,是在较近距离拍摄的。那天我从早上一直候到近正午,天气炎热,太阳高照,小野鸭吃饱了跳上岩石休息,不一会儿都聚在母鸭的身体下,母野鸭抬起脚掌撑开翅膀为它们遮挡阳光。见此难得情景,我和当时在湖边的游人都为之动容,我连续不断变换角度,抓拍了十几张照片,记录下这只母鸭的尽责和母爱的伟大。

如今13只小野鸭已经开始长硬毛了,估计不久它们将会飞翔在城市的上空。在城市的中心地带,有如此美好的生态故事发生,生态城市让人憧憬!

钱政兴

记录生态城市

摄影

七夕会

七夕会